

I512.4/19



苦 恼 集

契诃夫小说选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契诃夫小说选集四

苦 恼 集
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. Chekhov
MISERY, etc.
THE TALES OF CHEKHOV

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
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

苦 恼 集

〔俄〕契 诃 夫 著
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98,000

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据原新文艺版修订、重印)

印数: 00,001—45,000 册

书号: 10188·334 定价: 0.5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小说八篇。作者藉《苦恼》里卑贱的马车夫的寂寞心情，控诉了那个社会。中篇小说《我的生活》写出一个富于理想的然而软弱的知识分子的挣扎。

契诃夫写给阿历克塞·苏瓦林的信^①

藝術家列維丹 (Levitan) 住在我這兒。昨天傍晚我們出去打獵。他打中一個鵲；那隻鳥兒，翅膀上中了一槍，落到一個泥塘裏面。我把它撿起來：長長的嘴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美麗的羽毛，它喫驚的瞪着眼。我們拿它怎麼辦呢？列維丹皺眉，閉上眼睛，聲音發顫的央告我，『好朋友，拿槍把子打它的頭吧。』我說，『我辦不到。』他仍舊神經質的聳他的肩膀，搖他的頭，央求我：那鵲呢，也仍舊喫驚的瞪着我們。我只好聽列維丹的話，弄死它。又一個美麗可愛的動物死了，

● 這信和以後各冊卷首的信載在紐約 The Viking Press 於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英譯本契訶夫上蘇瓦林是新時代日報 ("Novoye Vremya") 的編輯——中譯者。

這兩個傻瓜呢，卻回家去，坐下來喫晚飯了。

一八九二年四月八日於梅里赫佛村。

目次

契訶夫寫給阿歷克塞·蘇瓦林的信·····	一
我的生活·····	三
苦惱·····	一四七
謠言·····	一五七
沒有題名的故事·····	一六五
阿爾比昂的女兒·····	一七一
胖子和瘦子·····	一七九
錯·····	一八三
鄉間小屋·····	一八七

苦
惱
集

我的生活

一

處長對我說：

『我雇用你，純粹是看在令尊大人的面上，要不然早就叫你滾蛋了。』
我回答說：

『承蒙誇獎我會滾蛋，實在不勝榮幸，先生。』

然後我聽見他說：

『把這傢伙帶走，他惹得我冒火。』

兩天以後，我就給辭掉了。自從我够到成人的年齡以後，這是我謀到的第九個差使；我父

親，那位城市裏的建築工程師，爲這種事煩惱過很多回。我在許多政府機關裏當過差，不過這九樣差使全是一樣的，就跟兩粒豆子完全一樣似的。我總是坐着寫字，聽種種粗魯而愚蠢的話，等着解僱的通知。

我回到家，看見父親坐在一個深深的圈椅裏，閉着眼。他那乾癟憔悴的臉上凡是剃過鬍子的地方就發青，看上去叫人想到教堂裏的老風琴師，這時那張臉上現出謙卑的聽天由命神情。

他不理我的招呼，也不睜開眼，說：

『要是你母親在世，你的行爲一定會使得她生出無窮無盡的苦惱。我看，雖然她去世太早，倒是上帝的慈悲呢。告訴我，你這沒出息的東西，』他接着說，睜開眼睛，『我拿你怎麼辦纔好？』

我年青時候，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熱心的替我出主意：有的勸我從軍，去當志願兵，有的說我應該學配藥，還有人主張我在電報局謀個差使。可是等我過了二十五歲，鬚角的頭髮漸漸灰白，我已經從過軍，進過藥店，幹過電報局的差使。天下再也沒有別的差使可以容我再嘗試；我的朋友只好嘆氣搖頭了。

『你有甚麼話可以替你自己辯白？』父親問。『想當初在我們那時候，照你這樣年紀的青年總是有固定了職位。可是你，看看你自己：沒家沒業，叫化子，靠我來養活！』

照例，他接着又開導一番，說是如今的青年人真是該死，因為他們自高自大，相信甚麼唯物論，不信宗教。他說，那些業餘的戲劇表演應該嚴加禁止纔對，因為那些玩意兒引年青人走上邪路，忘了宗教和自己的責任了。

『明天我們倆一塊兒去，你得對處長道歉，答應他將來你勤勤懇懇的作事纔行，』他下結論。『你絕不可以沒有社會地位，哪怕一天也不行。』

『請您聽我說，』我鬱悶的說，因為我對這種談話沒存一點希望。『您所謂的「社會地位」是資本和教育的特權。窮人和沒受過教育的人只好靠了勞苦的體力工作來過活，我不明白爲甚麼我應當是例外。』

『你一講到體力工作不體力工作，聽起來總是荒唐而下賤，』父親惱怒的回答。『你這個糊塗蟲，你這個沒腦筋的傻瓜，難道你會不懂除了手工以外，還有上帝所賜給的天才——聖火，使你比猴子和爬蟲高一等，使你接近神？幾千年來人類裏頂優秀的人爲了爭取那種聖火的一點火星而奮鬥。你的曾祖父波羅茲涅夫將軍在勃羅吉諾(Borodino)打仗。你的祖父

是詩人，演說家，貴族裏的領袖；你的伯父是教員；最後講到你父親，也不算弱，也總算是個建築師啊！難道歷代的波羅茲涅夫傳下那種聖火來，就爲了要你撲滅它？」

『您平心靜氣一點，』我說。『成千成萬的人都只好做那種手工呢。』

『那跟我們有甚麼相干？讓他們去做就是！他們不配幹別的呀。手工是任誰都能做的，就連流氓啦，傻子啦，低能兒啦，罪人啦，也全行。那種工作是給奴隸和野人去幹的，我們當中只有少數人纔天賦了那種聖火的火星！』

再爭執下去也無益了。父親喜歡聽自己的語聲，也只有他自己那一套思想纔能叫他自己信服。況且，我心裏也很明白：他這種看待手工的態度並不是完全出於對聖火的尊崇，其實也由於怕我變成工人，因而成了全城的笑柄。我的同輩早已唸完書，一路順風的成家立業。省銀行的董事長的兒子已做了八等文官，我呢，這個獨生子，卻一事無成。

再談下去也無益了，事實上也沒意思了；可是我仍舊坐在那兒，無力的反駁他的話，指望着到頭來他會瞭解我。歸根結蒂，整個問題其實簡單明白，只不過是怎樣賺錢維持我的生計罷了。可是我父親沒弄明白，反倒對我講甚麼勃羅吉諾啊，聖火啊，伯父啊，早已給人忘掉的詩人啊——其實那位詩人在許久以前寫了些沒價值的、堆砌詞藻的詩。我在滿心巴望着他來

瞭解我的時候，卻受他一頓痛罵：昏頭昏腦的獸子，不通情理沒有腦筋的傻瓜。儘管這樣，我仍舊赤誠的愛我的父親和妹妹；我從小養成事事問他們要主意的習慣，這習慣歷久不變，根深蒂固，以致我休想根除它。對也好，錯也好，總之，我生怕惹得他們發急。我生怕看見父親的脖子脹紅，想到他會揍我一頓就害怕。

『照我這年紀，』我開口，『叫我坐在一個不通氣的房間裏抄寫東西，跟打字員們搞競爭，是丟臉的，坍台的。幹這種差使恐怕用不着多少聖火吧？』

『然而那是智力的工作啊，』我父親說。『可是算了。咱們還是不吵下去的好，不過我要鄭重的警告你。要是你不肯回到你的工作上，卻放縱你那種卑劣的傾向，那我和我的女兒就要從此對你斷絕情義。我就要取消你的繼承權——皇天在上，我說得到就辦得到！』

『繼承財產的問題，我是不在心上的——我可以預先聲明：甚麼東西我都不想要。』

我說這話爽快得很，表示我自己誠懇；可是，不知因為甚麼緣故，我的話卻深深的激怒我父親，這是使我十分驚奇的。他的臉脹紅了。

『你居然敢跟我說這樣的話，你這混蛋！』他用尖細的聲音叫起來。『你這流氓！你忘了你自己啦！』

他用敏捷的、熟練的、習慣的動作照我的臉上給了清脆的兩巴掌。

我小時候，父親常打我，我只能恭恭敬敬的站着，瞧着他的臉。現在呢，他一打我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。我覺得自己仍舊像是小孩子，僵直的站在那兒，極力直直的瞧着他的眼睛。我父親又老又瘦，可是他的筋肉一定很強，跟皮帶似的，因為他的巴掌打上來，痛得很。

我跟踉蹌退，進了過道，可是在那兒，他撈起一把雨傘，在我的頭上和肩膀上打了好幾下。我妹妹在客廳門口出現了，看一下外邊鬧些甚麼事，可是只用憐恤的眼光瞧我一眼，連忙驚嚇的縮回去，沒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。

我已經決定不回原地方辦公，另幹新行業，這決定現在仍沒動搖。要緊的，是該決定做甚麼事纔好，這問題是不大困難的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強壯，再繁重的體力工作也幹得來。現在我的面前是相當單調的勞工生活，半飢餓，環境粗俗惡臭，從此永久是做一天工，賺一天的麵包錢。而且——誰敢保呢？——每天做完工順着德佛梁司克亞大街走回家去，我也許會不止一次的妒嫉那位做智力工作的朵爾希科夫工程師吧。不久以前，我原想做精神方面的事業來着，我幻想自己是個教員，醫生，作家。可是那些夢始終也只是夢罷了。我熱烈的愛好智力方面的娛樂，例如聽戲啦，看書啦；可是我不敢斷定我自己的才具宜於做智力工作。在學校裏，我

已經對希臘文培養了不共戴天的仇恨；我唸到四年級，我父親只好把我從學校裏領出來。後來有很長一段時期，家裏請些家庭教師，替我準備功課，好考五年級；這以後，我就在各處政府機關裏當差，大部分時間不幹甚麼事。人家告訴我說：這就叫做智力工作。在學校唸書也好，在政府機關作事也好，都用不到甚麼智力，天才，或特別的才能。也用不着甚麼創造力：工作是純粹機械的。這樣的智力工作，我看得還不及體力勞動。我看不起那種智力工作，也絕不承認那種工作可以給工作者做為過懶惰而鬼混的生活的理由，因為那種工作不是別的，其實是騙人的東西，只是懶惰的一種形式罷了。總之，我素來不懂真正的智力工作是甚麼東西。

黑暗開始降臨。我們住在德佛梁司克亞大街；這是本城的唯一的大街；因為沒有公園，我們的 Beau-monde 就常上這兒來散步。這條高貴美妙的街道其實代替了公園，大街兩旁栽種着白楊，放出清香的氣味，特別是在雨後。金合歡啦，高高的紫丁香樹叢啦，櫻桃樹啦，蘋果樹啦，栽種在臨街的花園裏，探出籬笆和圍牆，彎下腰來。

在五月的黃昏，一片柔和的新綠，花影顫動，紫丁香冒出香氣，小金蟲飛鳴，寂靜、溫暖：雖然

春天年年來，可是這一切仍舊顯得多麼新奇而美妙啊！我常站在門口，看過路的行人。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跟我一塊兒長大的，我跟他們一塊兒玩耍過。可是現在我站在他們面前，卻會惹得他們不痛快，因為我挺窮，裝束不時髦。他們會批評我的很緊的褲子和又大又笨的靴子，說這很像把兩根通心粉插在兩隻輪船上似的。況且，我在這城裏不得人緣，因為我在社會上沒地位，常常在便宜的小酒館裏打台球。此外，我有兩回給警察押着走，大家都看見的，其實那兩回都不是因為我自己犯了甚麼過錯。

在工程師采爾希科夫的大宅子裏，有人在彈鋼琴。夜色來了，星星在天空睜眼。我看見父親在路上慢慢走着，跟行人招呼，他戴着那頂寬邊的舊帽子，挽着妹妹的胳膊。

『看！』他對我妹妹說，拿起那把用來打過我的雨傘指着天空。『看天上！這些星星各成一個世界，就連其中頂小的星星也一樣。人跟宇宙相比顯得多麼渺小啊！』

他說這話，彷彿覺得自己渺小倒也是樁很有意思的事，並且爲這想法得意而快活似的。他多麼缺乏天才和想像力啊！不幸，他是本城中過去十五年來或二十年來的唯一建築師；我的記憶來說，在那段時期裏本城從沒造過一所像樣的房子。每逢他接下生意造一所房子，他總是先設計前堂和客廳。如同往日那些房子裏的女學生只會在爐邊跳舞一樣，他也只會